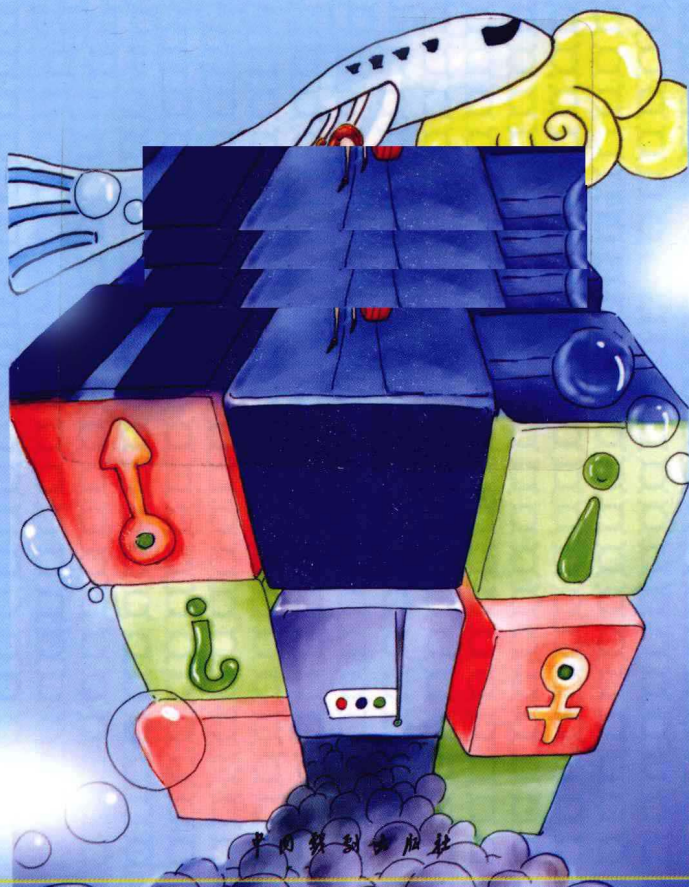


ZHENG DAO NU REN

正道女人

此丽梅 著 弓晓宇 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SHENG DAO NU REN

正道女人

武丽梅 著 李晚宇 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道女人/武丽梅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9.12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141 - 3

I. ①正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0176 号

正道女人

策 划:魏志国

责任编辑:吴淑苓

责任出版:冯志强

出版发行: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100097

电 话: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 - 58930242(发行部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680mm × 1200mm 1/24

印 张:8.25

字 数:108 千

版 次:2009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104 - 03141 - 3

定 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学有了越来越大的施展天地。随着事业的成功,她似乎正接近一种成熟的完美,美貌尚在,才干尽显,财富日增,风情脱俗,应该更有实力去追求心灵的完美了。然而,悲剧却也在无形中酿成。集美色、才学、财富、人脉于一身的她,引来了聚光灯式的社会瞩目,但由这种瞩目而来种种迎奉,却或明或暗地都怀了自私的目的。官场商界的实权人物,是想猎取她的美色;亲戚故友是想贪图她的钱财;企图借助她的才干与人脉,为自己谋取功利的各色人等,更是挥之不去、打发不尽……在这重围之下,唯独少见她所看重的真情雅意。就连她在少女时代所暗恋的偶像,终于重逢之后,也不过是想借助她成熟的魅力,为自己换取晋身的名利。尤其是与她厮守多年的丈夫,完全被她创得的不菲财富所迷恋,直至为夺财而毁情,竟愿以离婚的代价,换取一半家资!在她濒临此种绝境之时,一位真正懂得她、无私珍爱的男人,似乎也出现了,但那已是遥远的彼岸,她无力到达了。她因自己的出色而深陷绝境,她倒在了因自己的成功所酿成的悲剧中!这样的悲剧令人惊叹,却也并不感到陌生。因为这正是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。一个日益富裕的社会,是否正在无形消弭人所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?这是作品提出的现实性拷问,这种拷问以悲剧样式提出,就更有力量。

我以为作品这样的意旨意蕴,已具有了正道悲剧的品格。当然,作为一部长篇处女作,在表达这样的意旨意蕴中,不免也有薄弱之处。但能有现在这样的成色,已属难能可贵。作者文笔流畅,行文干净,尤其决定长篇成败的小说结构,紧凑而不局促,显示出作者驾驭这样长篇之作,已力所能胜,从容不迫。

以上只是初读这部小说的一些感受,不见得确切。祝愿作者此后能有更好的作品面世。

2009年初冬

目录



上篇 浪漫依旧

- 一、淡淡春 / 7
- 二、飘香砌 / 13
- 三、几时休 / 19
- 四、眼前人 / 23
- 五、厌芳樽 / 31
- 六、醉花间 / 34
- 七、赏花人 / 38
- 八、梧桐坠 / 44
- 九、绿杨草 / 55
- 十、斜阳外 / 63

中篇 人生如梦

- 十一、碧云天 / 67
- 十二、追旅思 / 74

- 十三、鱼在水 / 82
- 十四、千丝乱 / 92
- 十五、夜微寒 / 103
- 十六、天仙子 / 113
- 十七、寒声碎 / 122
- 十八、情难寄 / 128
- 十九、神仙侣 / 137

下篇 大梦初醒

- 二十、更伤春 / 151
- 二十一、石榴花 / 159
- 二十二、天涯客 / 165
- 二十三、柳絮飞 / 172
- 二十四、同携手 / 176
- 二十五、春寒峭 / 180
- 二十六、看新晴 / 187



上篇

浪漫依旧

- 一、淡淡春
- 二、飘香砌
- 三、几时休
- 四、眼前人
- 五、厌芳樽
- 六、醉花间
- 七、赏花人
- 八、梧桐坠
- 九、绿杨草
- 十、斜阳外



雪梅身着浅灰的风衣，拉着一个中国红的行李箱，疾步向出站口走去。浑圆尖挺的身材伴着“嗒嗒”轻盈的高跟儿鞋的声音。一到机场的出口，就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向自己挥着手，她急走了几步。

是杨军，他习惯性地摸了一下略带鹰钩的鼻子。两个人是高中的同桌，雪梅太熟悉那个鼻子和动作了。于是两个人相视大笑。这个外号是同学们给他取的，因为他的鼻子很象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”里的主角瓦尔特的鼻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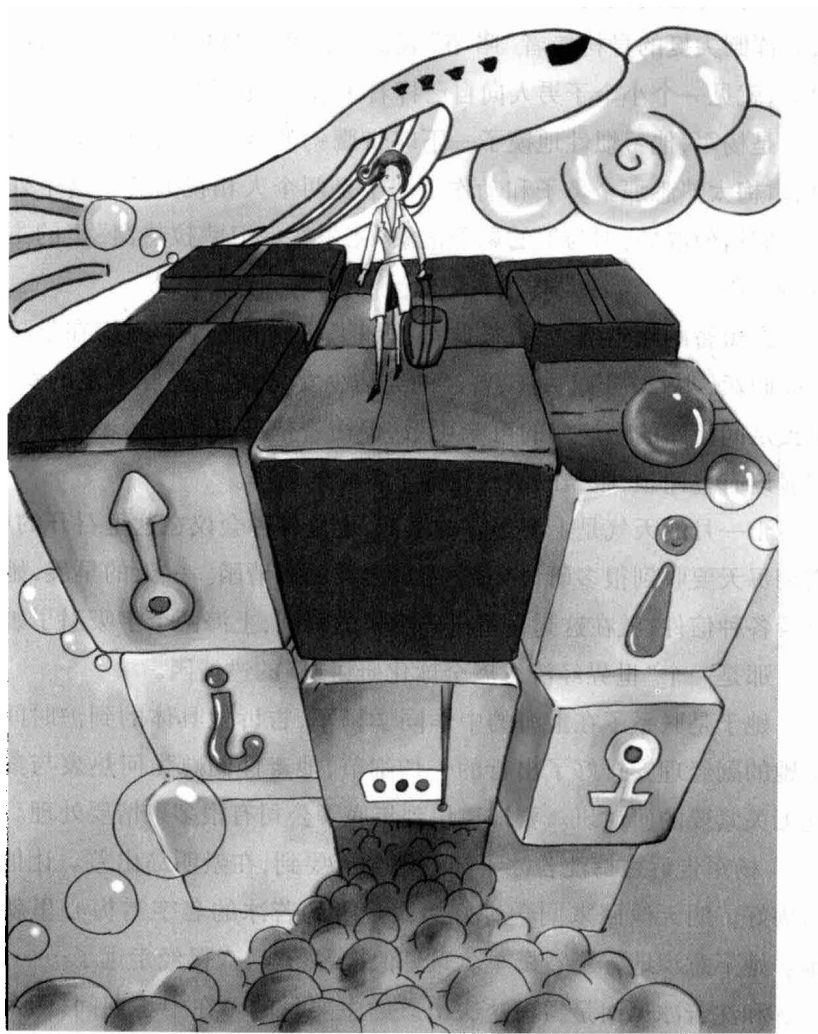
在短暂的陌生感之后，彼此都找到了从前的影子。雪梅在学校时就漂亮聪颖，快20年过去了，曾经的纯洁少女，变成了韵味十足的女人，抬手投足间流露的是淡淡的可亲可敬，但声音依旧是干净清爽。杨军头发明显地有些谢顶，眼角的皱纹掩盖了曾经的风华。

十一月的天气是上海最好的季节，也是各种会议在这里召开的原因。雪梅每天要收到很多研讨会，学习班之类的邀请函。一天的早晨，她照例审看各种信件，就在这封信将进碎纸机的瞬间，上海两个字吸引了她的眼球。那是一个“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研讨班”的邀请函。

她于是联系了在上海的中学同学杨军，告诉他具体的到沪时间。大李她的副经理安排好了出行的一切细节，他奇怪储总为何热衷与参加如此无关紧要的研讨班。要知道快到年底了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

杨军告诉雪梅沈若冰不知道她今天要到，在崇明岛出差。让他代问雪梅好。明天他回来同学好好聚聚。听到若冰的名字雪梅心里就是一颤。她下意识地看了看杨军。只见他拖着行李，人已经走远了……

和沈若冰见面是雪梅这次出差的主要目的。在中学期间，两个人之





了,那首诗就成了雪梅对花季年龄的怀想。有一年馨香苑的丁香和腊梅被新任校长换成了小松柏。雪梅的回忆也就彻彻底底的只剩下回忆了……

前几天在一次本地同学的聚会中,她发现了若冰的 e-mail,这强烈地勾起了雪梅想见若冰的欲望。记得在高考临近的时候,若冰全家搬到了上海,从此就失去了联系。她发现同桌杨军也和她在同一座城市,储雪梅就想利用这次来上海开会的机会见一见若冰和杨军。她被自己的想法搅的兴奋不已,连的几天做美容,买衣服,修整发型。她心里都在笑自己:不就是见个老同学吗?干吗那么紧张。储雪梅的先生赵明江开玩笑说雪梅是越老越漂亮。雪梅回敬他漂亮就好,别说我老,女人就怕的是这个。

“是老了吗?”

她问自己,日子过的飞快,不知不觉人快奔四十了。儿子也长的和她一般高了。老妈、老妈的叫着雪梅心里没底。现在在生意场上有人叫她储姐。刚开始的时候她觉的这个称呼亲切,仔细一想:大概的确是年龄大了。大学同学芳子告诫她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,只要心理的年龄不老,人就会年轻。于是,芳子热心地给她介绍了一堆男朋友,她说多接触男人,女人就不会老,如果没有男人爱你就证明你老了。雪梅被她介绍的男朋友缠烦了,告诉芳子自留吧,她没兴趣。

在去上海的前一天,她特地为老公做了一桌的拿手菜。明江受宠若惊,说雪梅是越来越贤惠了。雪梅说是不放心老公和孩子。怕明江耐不住寂寞。明江坏笑不已。

他说:“我们部门的小姑娘叫我帅哥部长。你瞧她们帮我挑的衣服



如何？”

雪梅也不得不承认，男人是时间的宠儿，明江人已到中年，越来越风度翩翩，体型虽然有些发胖，但魅力却显现了出来。开着名车，穿着名牌。每天早晚“两泡水”：早晨的热茶；晚上的热水澡。头发梳的是一丝不乱，皮鞋擦的锃亮，出门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喷“阿妈妮”牌的男士香水。他现在比刚结婚时胖了很多，从一个青涩少年变成了“小资”情调十足的大老爷们，与以前判若俩人。

一、淡淡春

储雪梅住在南京酒店，为的是逛街方便，一出门就到了南京路，琳琅满目的服装应有尽有，品位一流、价格适中，沐浴在穿的海洋里，女人会觉的青春不老。对美的追求可以减轻岁月的痕迹。储雪梅现在还保持着很好的体型，眼角的细小皱纹，增添了成熟的韵味，光洁的肌肤像凝脂般散发出宁静平和的光芒，再配上她清澈的大眼睛，有谁不感慨生活永远垂青美丽的女人。

有一位南方的客户，曾一度很迷恋雪梅。他坦言：雪梅是人间的“尤物”，如果能一亲芳泽死而无憾。这些年来，她周旋与男人之间做生意，打交道，看的太多的男人的欲望。孔老夫子的话“食色性也”；性是瞬间的快感，而“爱”是性的灵魂，它是天使的眼泪，纯洁而遥不可及。在雪梅的心里一直在期待着这种爱的出现……

到了宾馆后，雪梅和杨军的闲聊中了解到沈若冰在电视台干的不错，



又娶了一位电视台领导的女儿，春风得意的很。

当晚，储雪梅独自漫步，沿着南京路她来到了外滩。这里的夜色是为情人准备的。看着一对对温情脉脉的情侣，她思绪万千：明天就要和沈若冰见面了，这是刚才约好的，沈若冰在电话里很激动，反复要求立刻去见她。但储雪梅坚决说她飞机是晚上到的，她还想早些休息，第二天在会议上有个讲话得准备一下。

电话里沈若冰有磁性的男中音停顿了片刻，雪梅明显的听到了失望，她忍不住说到：“明天你有时间吗？”

沈若冰毫不犹豫地说：“那么我在南京路的盛路易西餐厅7点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储雪梅说：“好的。”

回到酒店，储雪梅怎么也睡不着，手机响了几声。是儿子给自己发来了一条短信息：妈妈，记得每天和我通话，你的哥儿们。

储雪梅看得满脸的笑容，她给家里拨了个电话。电话是丈夫赵明江接的，他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儿子钢琴比赛进入了决赛。”

虽然是预料中的事情，但储雪梅还是很高兴：“太好了！犒劳犒劳儿子，让他加紧练习，不懂得问题多和钢琴老师联系。”

明江就抱怨道：“他就是不听我的，我让他练习，他倒好又去打电脑了。我说不住他。”

她听到电话里儿子晨浩嚷着要接电话：“妈妈，别听爸爸的。他把我一个人撂在家里自己去外面，回来就知道让我练琴，我早练完了。可是妈妈还有个坏消息，不知该不该告诉你，昨天我爸说你不在家他可要自由了，妈妈咱家不会起火吧？”





储雪梅说：“真有这事？”赵明江在那头嚷道：“儿子都成了你的间谍了，我去那都要跟着，那是你说的你走了他可以轻松几天。”刚说到这，就听得父子俩闹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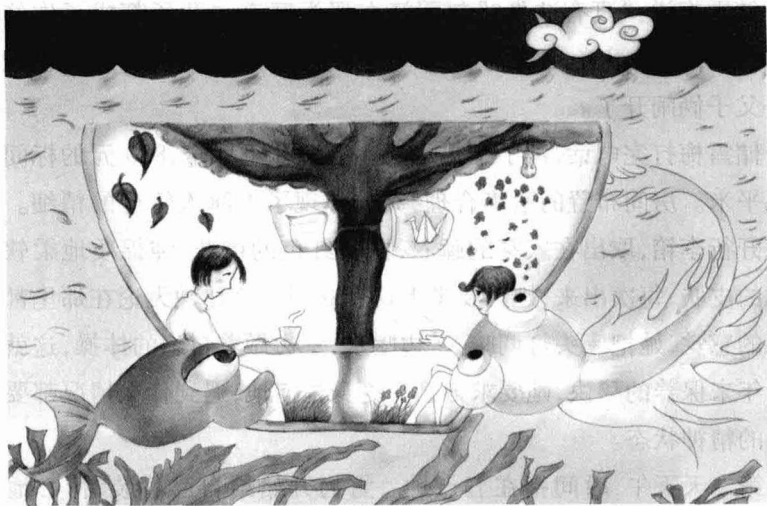
储雪梅打完电话，冲了个热水澡。上海寸土寸金，800元的标间只有十几平米。房间布置的紧凑合理，充分体现了上海人管理的精细。储雪梅打开行李箱，取出在家穿的睡衣，白底红色的梅花，纯棉质地柔软的像婴儿的皮肤，每次出来，她都要带上这套衣服。这让她无论在那里都能找到家的感觉，她把床头灯调暗，一边喝水，一边做着自编的体操，这就是她几十年来保养的秘诀，她要求自己无论身处何地，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

第二天下午，时间指在五点钟。雪梅开始给自己着装，精心地化了妆。镜中的她玫红的披肩上一只银色的蜈蚣，黑色的羊绒衫，灰色加暗格百褶裙，一头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髻，从上到下有一种干练优雅的韵味。此时雪梅抬眼看了一下时钟，该走了……

西餐厅里坐满了人，昏暗的大厅配着一个个小桌上高脚蜡烛浪漫而有情调，隐约的光亮处一对对情侣在窃窃私语，男士的体贴入微，女士的风姿绰约，在深紫的光线下让人遐想。雪梅的出现在宁静的大厅激起了小小的涟漪，她的与众不同和鲜艳的披风顿时为沉闷的大厅带来了活力。

两人瞬间对视，他也在朝这边看，尔后站了起来，朝前急走了几步，雪梅的心冬冬跳了起来。

“雪梅吗？！还能认出我吗？”不容雪梅回答，若冰的一只手很自然地护着雪梅的肩，拥她入座，雪梅的脸腾地红了，走起路来有些拘谨。一向



以女强人形象出现的雪梅不习惯这种公开的呵护。

“你还是在学校时的模样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”在柔和的烛光里，沈若冰的眼睛就像一潭深泉，看不到底。他修长的双手交叉在胸前，不时地变换两下，配合着他的心情。

雪梅的嗓子有些发干。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倒是你变化很小，只是更有风度了。”

若冰的声音放缓一字一顿地说：“20年了，这一天我等的太久……”

“岁月不饶人，主席诗词里说的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当时我们才正当少年，现在我们已是人到中年了。”雪梅为了调节气氛，故作轻松地调侃，但她话一出口，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笨拙。面对一双含情的眼神，语言是多么的苍白无力。此时在商场上游刃有余的雪梅，在感情面前却



像个小学生。她的脸在发烫，眼睛不知所措地盯着桌上的一杯清水，那双太熟悉的眼睛此时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她，梦中多少回出现过的眼睛就近在咫尺却不敢面对。一向大大咧咧的雪梅有一丝窘态，若冰把冒着热气的饮料放在了雪梅的跟前：“不习惯上海的阴冷吧，快喝点热的暖和暖和。”

“二十年啦，我都不敢想还能见到你，还记得我写的那首诗吗？”

雪梅故意反问道：“什么诗嘛，会让你等这么久。”

若冰眼神中的光闪了闪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那首在学校颇受争议的诗，你不会忘了吧？”

她抬起头看着若冰期盼的眼睛答道：“这么久，物是人非，谁能保证它是为谁而做的？”

“难道我给你叠的燕子信你没有收着吗？！”他的语速明显加快。

“我们换个话题好吧。过去的是美好的回忆。你瞧我们现在都是人到不惑了。”

“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，最让我留恋的。我可能有一些失态，可这就是我，一直都没变。你变了，冷的那么陌生。”

雪梅想反驳，张了张嘴把话咽了回去。一阵短暂的沉默。

若冰伸过手来，握住雪梅放在桌子上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公司开的顺心吗？老公在做什么？儿子的钢琴还练着吗？”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使雪梅大吃一惊，本以为他对自己的实际情况不了解，结果却是了如指掌。雪梅简单的说了说情况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规模不大；老公在机关工作，三点一线；儿子吗每天淘气……



雪梅正说着，她一抬头就发现若冰走神了，若冰的目光正看着她的背后，雪梅顺着他的眼神望过：只见一个戴眼镜中等身材的人向这边走来，神情威严，精神烁烁。若冰热情的眼神立刻变的严肃和恭敬了，他抽出手，站了起来，小跑了几步，上前和来者紧握住手，笑容既恭敬又灿烂，他请来者坐，来者只是微微点点头很有风度地摆摆手说：“改日，改日”。

说着就往里走，当他的余光看到雪梅时，停顿了一下：“你们谈，你们谈。”

话说出来但人却站住了，若冰急忙介绍到：“我中学的同学，刚下飞机，从镜城来的，在这里坐坐。”

听完这话，来者笑着道：“镜城啊，出煤的好地方，我还正有事情想问问镜城的朋友，可以吗？”

本来雪梅认为和她没多大的关系，点下头就过去了，现在看问到自己，急忙站了起来，轻挽着披肩点点头，淡淡说道：“不知能否帮上忙。”

“一定可以。”来者笑着说，“若冰，也不介绍介绍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王台长，同学储雪梅，大成贸易公司的董事长。”雪梅听了心里就是一动：若冰什么时候知道公司的名字？

王台长想了想道：“今天有事，明天储女士有时间吗？”

雪梅想不到他会这么快邀请到自己，犹豫了一下，她看了看若冰，他冲着台长一个劲的点着头，急切地和雪梅说：“明天有事情吗？争取抽出来点时间。”

王台长站在那里，透过眼镜看着雪梅；若冰含笑看着雪梅，她心里的疑惑一点点在扩大，她低了一下头说：“明天晚上尽量退掉应酬。”



王台长没表情地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做东，董事长一定得光临，小沈你们叙旧吧。”说完扭身就离开了。

经过这么个小插曲，雪梅一点兴致也没有了。但若冰却开始滔滔不绝，王台长是他们那里的实权人物，平时见了他们顶多点个头，自从岳父大人下台后，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，像以前电视台露脸的大型节目大多都由他来主持，现在年轻人一拨一拨，为主持一个节目就和过关似的，看这个的脸色，那个的脸色，好累好累……

若冰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，晚餐上来了，雪梅一点胃口都没有了，牛排盘中让她切的稀烂。刚开始的浪漫情调被击的粉碎。她有一种预感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他们的话题再也集中不到曾有的过去了，她留恋在若冰温暖的手里的感觉。此时，他却一边转着杯子，一边若有所思的点燃了烟。迷茫写在棱角分明的脸上，划的她心痛。想去安慰他，雪梅却不知如何说起……

二、飘香砌

下午讨论快结束的时候，储雪梅的手机振动了，她一看是个若冰的号码，拒接后，她发了条短信：稍等。

雪梅透过走廊的落地窗向下张望，外面天微微暗了下来，云一朵朵聚拢来，空气中的湿气都可以闻到雨的味道，下面密密麻麻的人车川流不息，大楼前硕大的花坛旁边是临时停车位，正有一辆白色的广本驶入……她匆匆忙忙走进会场，拿上手提袋，跑到卫生间简单补了补妆，镜



中的她容光焕发，米色的套装衬出她透明的肤色，冲自己笑了笑心里在想，若冰今天如果穿米色的衣服，就说明他们心有灵犀。当她来到停车场，就见若冰身穿米色的正装冲她微笑，昏暗的天气也因此变的明媚起来。她有些头晕目眩、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她心底流动。多年以前在梦中多少次出现的笑容就在眼前了，而她却手足无措。过路的人们不时回头看着这对相对含笑的玉人，这时不知从哪儿冲出来一群戴着各种手链、项链，穿着夸张的休闲服的韩式追星族的小姑娘手拿笔和本，奔跳着、叫喊着若冰的名字让他签名，两个人中间被隔开了，雪梅一时的窘迫被追星族冲淡了……

若冰和雪梅先来到酒店，王台长随后也来了。大家落座后，王台长说到这家的饭菜是地道的上海本帮菜，需要提前两天才能定到位子。老板是他的老朋友，就给选了最好的位置。

接着点好的饭菜上来了，丰盛但不浪费，盛菜的碟子都是唐山的骨质瓷，细腻地点缀着小花，淡雅而清新，配上颜色鲜艳的菜，就像一幅画。大家喝的是红酒。本来吗，如果就雪梅和若冰两个人，雪梅会建议喝点白酒，那样会更有气氛，但还有王台长在也只好免了。大家从酒谈到社会和国际形势，若冰总是恰到好处地引导着话题，饭桌上王台长侃侃而谈，若冰是频频点头。

王台长不停地用公筷给雪梅布菜。平时为了保持体型，雪梅是不吃晚饭的，为了不扫大家的兴，雪梅不好推辞，她只好放慢了吃饭的速度。王台长在吃饭当中不时穿插一些搞笑的小段子和小故事，引的雪梅笑声不停，也就吃了不少东西。